

探访

行走 在赤水河岸

汪舒



绕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而过的赤水河。

金立旺摄

乌蒙群山腹地，藏着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——赤水河。

我来到赤水河的源头，淡淡的晨曦透过薄雾，映照着急涓的细流，河流的水，好像是被山挤出来的。它连着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省的13个县市，滚滚而去，势不可挡，涌入长江。

1935年1月29日清晨，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从土城的浑溪口、蔡家沱，赤水的元厚渡过赤水河，进入四川古蔺县境。从而，开启了“四渡赤水”的壮举，出现了“乌蒙磅礴走泥丸”的壮丽诗句，流传着“得意之笔”的胜利凯歌。

赤水河连接着红色、绿色，更连着悠久的历史，连着一经济大动脉，连起了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省。自秦代以来，赤水河就记载在多部论著中，也曾被命名为很多名字。从明代开始，它就被叫作赤水河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一条河流有它的归宿，也有其源头。然而，它的源头在哪里？1992年，以谭智勇为领队的16位人文学者，他们沿赤水河而上，进行了跋山涉水的考察，解开了赤水河源头的密码。在时隔20多年后的今天，保护赤水河源头的行动，付诸实施。

土地上将要种上竹子，村子里将要建垃圾处理池、清洁厕所，一些贫困家庭的娃娃读书会得到资助时，他高兴万分。

1992年，当赤水岩被确证为赤水河源头的图纸，纸上画满弯弯曲曲的线条。一个大眼睛男人用手指着线条的一端对他说：“这就是你家住的地方。”

那些人在余晖家住房和赤水岩之间，立了一块石碑。上面书写着几个大字：赤水河源。

这块石碑也见证了谭智勇和伙伴们的一路追寻。他们经过实地考察，又查阅大量历史文献，有史料记载，赤水河源出镇雄县境内果珠乡鱼洞河。但是，鱼洞河上游又在哪儿？谭智勇一边搜集和查阅大量资料，一边走访，每到一个地方，要去县志办查阅地名，去农业局查看农业规划，去党史办收集红军资料。通过各种分析推断，他初步判断，赤水河源应该是在镇雄县境内。于是，他们从毕节向镇雄方向，顶风冒雨，翻山越岭而来。

谭智勇带领着团队，沿板桥河溯河而上，途经洗白、石板桥、岔河后，河水渐小。再行至罗汉林梁子山脚的长槽，河床到顶，只见三股水从绝壁上飞流直下，在赤水岩处汇成一股。并且，水流终年不枯。经过多方论证和对史籍资料的分析，与实地考察相吻合：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板桥镇长槽村赤水岩，源头海拔1760米，地理坐标为东经104度45分6秒，北纬27度25分56秒。

这条河流紧密连接滇、黔、川的版图，哺育着三方水土和三方人文，与巴蜀、古滇、朱提和夜郎文化汇集交融。顺着这条神秘的赤水河，我从七彩云南走向多彩贵州，又过四川盆地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赤水河是祖国西南地区的一条经济动脉，也是滇、黔、川三省的一条人文纽带。在滇、黔、川三省交界的土地上，一不经意从云南跨入贵州，或从四川跨入云南，抑或从四川跨入贵州。

源流

如果行走在这崇山峻岭间，很少有人留意到，这些大山的腹内，会有纵横交错的溪流，最终又汇成一条赤水河的河流。它像一根脐带，把滇、黔、川三个板块的结构紧密相连，渗透着文化、物质、民俗、气候和呼吸。

水往下流，我往上走，迎着溪流的方向一路驱车前行。车盘旋在山岭间的乡村公路上，我惊讶地发现，路旁的山峰满目翠绿，一条河流在阳光下时隐时现。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此行是到赤水河源头，这条幽深而纯净的河流很容易被忽略。当车辆抵达山脚，再不能往前行驶时，我看见了向往已久的赤水河源头。

在赤水岩山脚，有一块空地。这一天，恰遇由茅台集团发起，几家酒企共同参与的“走进源头·感恩镇雄”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。他们的活动看起来做得很小，就在群山间的一小块土地上。但他们的理想却远大，以生态补偿、保护为核心，让伟岸的山、奔流的河，回到一片清新的自然中。

在赤水河源头附近，有20多户人家。上百年的时间，人们只知道，这个地方叫赤水岩。他们就这样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日子，谁也不关心赤水岩的水流到哪里。他们只知道，他们的先辈，在上个世纪初，走到这里后，掬一捧甘甜的山泉饮尽，便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。有山依靠、有水饮用、有地耕耘，这是大自然无意间馈赠给他们的一条出路和生活财富。从此，他们与山水相依为命，祖祖辈辈呵护着这股清泉，在这片土地上平静地生活。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个叫做赤水岩的小地方，竟是享誉滇、黔、川甚至更广泛区域的赤水河源头的称谓。

余晖一家人，住得离源头最近，不会超过50米的距离。

这一天，34岁的余晖站在人群中，目睹了整个活动议程。在听说自家的

击水

沿着赤水河而下，近一天车程，我来到了习水县土城古镇。这是一个在赤水河中游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镇，如果没有停下匆忙的脚步，永远无法探知它深藏着久远的故事。

这是一座与赤水河一样古老的城。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7年，汉武帝开疆拓土，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包括土城在内的七个郡。

青砖，黑瓦，木屋和雕花；土墙，深井，老藤和小巷；还有它的青石板，都散发着古老而深远的历史气息。作为川盐入黔的古码头，滇、黔、川之间互市的商品，在这里库存和流转。八方怀揣财富梦想的人，逆水而来，顺水而去，形成了独特的码头文化。

这是赤水河土城的辉煌和灿烂。

在上个世纪30年代，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战火铸就的神话，也在赤水河上演。有记载：1935年1月29日清晨，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从土城的浑溪口、蔡家沱，赤水的元厚渡过赤水河，进入四川古蔺县境。这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情节。它不仅成功地保存了红军实力，还让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。更为重要的，是为后来的太平渡、二郎滩、茅台镇三次飞渡赤水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

出生于贵州省习水县的谭智勇，就在赤水河边长大。他在10多岁的时候，拜望过一些当年四渡赤水受伤留下来的老红军。红军不畏艰难、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力量，从小就感染了这位懵懂少年，更成了他埋在心底后来一直寻找赤水河源头的一颗

守候

我走在宋睿博物馆的广场上，一座小木亭中陈列着一座青灰色的石磨，静静的石磨盘上留着斑斑的青苔，这是赤水河边一个普通的石磨，有近百年的历史。它虽然不起眼，却记载着一段动人故事。

这个石磨来自赤水河中游的红军渡口。85年前，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，住在一对年轻夫妇家里，男的叫大壮，女的叫秀姑。小两口刚成家两年，带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儿，在渡口用石磨为乡亲磨面和推豆腐为生。石磨是他们家用来生产和生活的工具。

大壮见红军是为穷人谋幸福的队伍，毅然决定参加红军。临别晚上，大壮和秀姑还在为红军出发磨了一晚上的面粉。道别时，大壮嘱咐说：秀姑，等革命成功了，我再回来帮你推磨。

大壮随着红军的队伍走了，秀姑在赤水河边推着石磨，带着小秀姑，等呀等，盼呀盼，大壮也没有回来。秀姑老了，临终前，她把小秀姑叫到床边，指着石磨说：秀姑呀，这个石磨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地守住它，等着当红军的父亲回来。

小秀姑含着眼泪记下母亲的嘱托，继续守着石磨，继续为乡亲们磨面，她坚信母亲说的，只要一守下去，总有一天，当红军的父亲会回来的。石磨又在小秀姑的手里磨了许多年，小秀姑老了，她把小小秀姑叫到身边，告诉她：孩子，你要把这石磨继续守下去，总有一天，你当红军的姥爷一定会回来。其实小小秀姑知道，当红军的姥爷早已牺牲在漫漫长征路上，姥爷再也回不来了。

宋睿博物馆珍藏了这座石磨，这是一座红军的石磨，真爱的石磨，坚守的石磨。谭智勇说，把它存放在广场，要让四面八方前来参观的人们牢记历史，传承红色精神。赤水河是英雄的河，红军精神永远是赤水河一代又一代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。

我凝视着红军的石磨，仿佛回到80多年前，看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雄姿，更看到源远流长的赤水河在奔涌向东……

赤水河——

是乌蒙大山之中幽深纯

净的河流，深藏功与名；

是长征路上的得意一笔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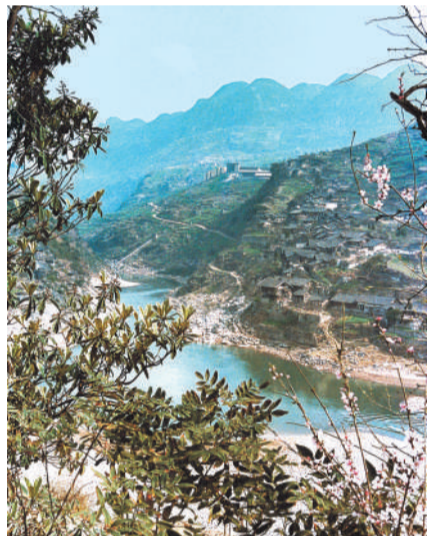
逆水而来，顺水而去，留下红

军永不褪色的足迹；

是世世代代守护沿岸人

民的母亲河，乳汁甘甜、酒香

醇厚……



红军四渡赤水旧址之一——二郎滩渡口。（资料照片）



四渡赤水纪念馆 江泽民



红军四渡赤水河之一的大平渡渡口。

任用昭摄

黄山不老松

鲁志枢

旅途

近日，发现有好几位邻居家中把我30年前拍的一张老照片《黄山奇松》经人工作色做成画框装点客厅。虽然不同人家装点方式各异，但都说这张照片颇有韵味，意境深刻。其实，每当我翻阅相册看到这张老照片时，也总是感到它有一种力量鼓舞着我。

30年前的摄影，主要是用黑白胶卷。说来那是1986年的一天，我去黄山采风。黄山奇松蜚声中外，令人神往。

当年，去黄山的交通很不方便。从武汉坐火车，由京广线南下，经湖南长沙走长沪线，再到江西上饶后，还要转乘长途汽车才能到达黄山脚下。我们一行10多人花了一天一夜时间，包括在山下住宿了一晚，次日才上得山去。

路途上付出的辛苦，哪比得上在黄山的满满收获。黄山最出名的就是千姿百态的奇松了，它们以石为母，以云为乳，宛如一支支神奇的画笔，把整个黄山山峰抹上了生命的色彩。且不说那展翅欲飞的凤凰松，玉麒麟跌跌的麒麟松；也不说那轻柔低吟的竖琴松，缠绵亲昵的连理松；单是那漫山遍野普普通通的无名松，就足以把黄山装扮得美不胜收。这些遍布峰林沟壑的黄山奇松，让黄山的景美了，山活了，风动了，云涌了，雨多了，泉响了……连山石都有了灵气。

古有“黄山之美始于松”之说。据介绍，黄山共有72峰，处处青松点染，树龄在100年以上的古松就有103株，其中有54棵已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。难怪摄影学会首次采风活动选择黄山了，确实让人感到不虚此行。

印象最深刻的，还要数位于玉屏楼一侧树龄达800多年的迎客松了。当它进入镜头的刹那——我的思绪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蓝天白云间，衬出了一壁峭拔的悬崖，赭黄的石，远处是云雾缭绕的群山。崖头上几株草茎迎风摇曳，绿色中泛着枯黄。而在它们前面，生长着一棵挺拔的古松呈迎客状。它高9.91米，胸围2.05米，树干中部伸出长达7.6米的两大侧枝展向前方，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，而它周围几乎没有土壤。根，蜿蜒在纹裂的岩缝中，但它枝杈蓬勃，舒展奔放，碧绿通透，挥展双臂，迎送中外宾客。令在场的人无不惊叹：它竟然能在岩缝中挺立了800多年！



我诧异，竟有着如此适应生存的本领。它丝毫不回避贫瘠的境况，吮吮着大自然微薄营养，却无私地向大自然奉献出松花、松果。看它那刚健洒脱的身姿，乐命达观的气势，四季如春的迎客姿态：清晨，它比太阳起得早；当你深夜入梦时，它却在站岗；电闪雷鸣，它毫无惧色；暴雨倾盆，风雪交加，它依然挺立。那时，我眼中的它，已不再是一棵松，而是一杆旗，一页页教科书。

它令我浮想联翩，联想到一年四季驻守在边防哨卡的战士，365天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，寒冬酷暑站岗的交警，没日没夜打黑追逃的勇士，把毕生年华献给航天事业的老科学家孙家栋以及老黄牛“水稻之父”袁隆平教授……他们在默默无闻地拨动着祖国的琴弦，是他们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。

当我们返程时，一路上，大家似乎忘却了疲劳，不停地展示各自拍摄的黄山奇松千姿百态，而我拍的那棵迎客松竟然略胜一筹，名列榜首。列车在行进，黄山早已离去，但悬崖边上的那棵迎客松依然不时浮现眼前。我忍不住又把照片拿出来反复欣赏，咋看也看不够，觉得它蕴含的人生哲理实在太多太多。列车在飞奔，车轮与钢轨的摩擦声又让我联想到那两条“工”形钢轨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承载着国民经济的千钧重担，同时还让我联想到高原雪域中的夫妻小站，长年在人迹罕至的铁轨上一丝不苟修路护路的养路工人……是他们的默默无闻，才有了神州大地的经济腾飞！

这张老照片，更让我领悟到了祖国人民的博大胸怀，不嫌弃大地的瘠贫，用一双勤劳粗大的手，为祖国抹去一穷二白，笑容可掬地拥抱世界。

时光在行进，30年后的今天，此刻的它不知还在不在？虽说，现在去黄山已今非昔比，坐动车4个多小时便可抵达，而时下的我却因年老体衰，已无力回访。欣慰的是，照片上在那棵奇松留下了让人难以忘怀的永恒。如果它还在的话，想必更是古朴参天，更加风韵，更加精神。不难想象，它屹立于山崖岩缝中，迎风雪斗严寒，枝蔓间发出瑟瑟声响，似乎令我又听到了一首首奋进的畅想曲！

前不久，我特意把这张老照片复制多份分发给左右舍的空巢老人，意在希望他们都能乐观地面面对一切。没料到，他们竟如此器重，这更让我感到无比欣慰。